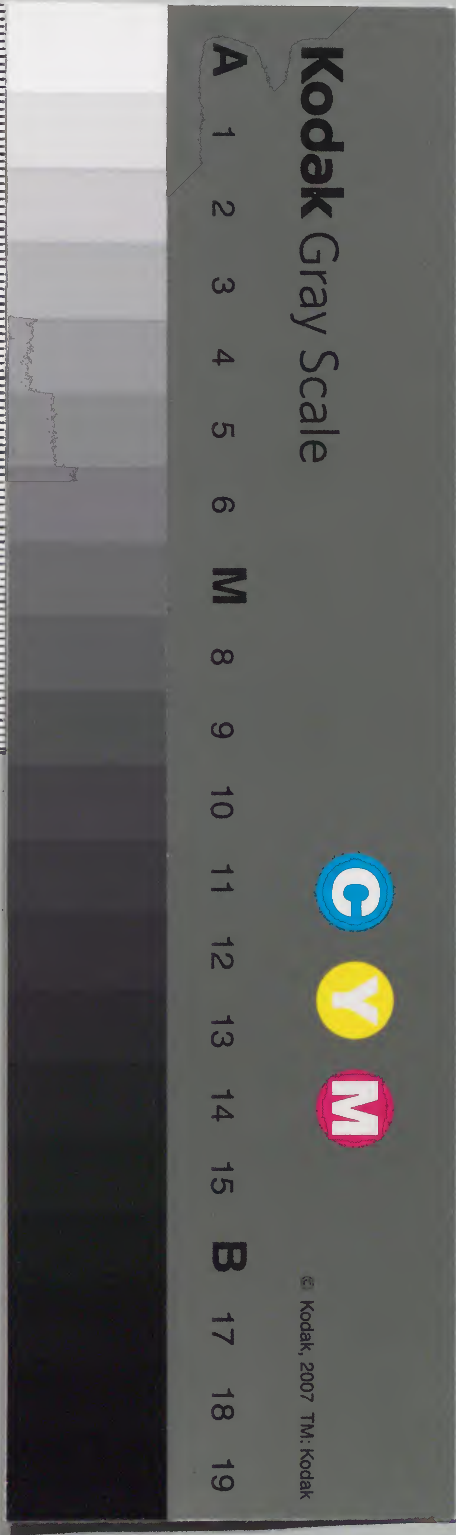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 四五

			五	漢
		二	書	門
四	五	五		
〇	八	〇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五	五	漢	
二	二	書	
四	四		
一	〇	五	
八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 3 )		
函號	298	265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

遠東文庫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

利君子小人之辯 論出處

學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以下論  
力行

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  
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



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是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歎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

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





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  
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以上語類七條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正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  
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  
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  
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與吳茂實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  
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  
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

序。而口有可見之功。答姚枬。以上文集二條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  
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  
工夫。這荒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  
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  
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  
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  
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  
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



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己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以下論克己改過

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如此且從易

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劍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剗定脚。與他捱捱得一豪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嘗言坐卽靠倚。後來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義利之辨。初時尙相對在。若少閒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



問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已。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問持敬與克已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已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

以上語類十一條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答陳明仲

問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脗然相契。其決如此。顏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為氣稟物欲所累也。曰。是。答余國秀



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

夫中也。

答孫吉甫

所諭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答孫季和

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答杜仁仲

所諭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爲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媿。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爲媿。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爲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



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某實懼焉。答蔡季通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蔡季通

所諭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答符復仲  
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



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克齋記。以上文集九條。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

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

何會成這事。

以下論立心處事。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豪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豪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



朱子全書卷四  
九  
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



先子之書卷四  
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閒將這箇作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



朱子全集卷四  
處之便私。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卽怒。當喜卽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閒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



朱子語類卷四  
三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煨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閒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閒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



外子全書卷四  
三  
大者立也。

人來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  
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  
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輕重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  
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閒。雖小事亦不  
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楊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

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  
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赴赴  
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每常令兒子們做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爲那小  
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有做得不滿  
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汎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豪哇。呵。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



便弑父與君也敢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所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以上語類四十八條



問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曰。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論。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答程允夫

某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己接物。大抵以和為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曰。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答余國秀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與田侍郎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更定數語。非是



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為。非欲與人為敵。然後為之。而為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為畏泄其機。而固為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為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

察之也。

與劉共父

有本不欲為而卒為之。本欲為而終不能為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根。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汎。終何所成。答陳庸仲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答王



子合

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  
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  
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  
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  
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  
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何如曰聖人之心  
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答陳安卿

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  
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  
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  
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  
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  
之宜耳

答陳安卿

問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  
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  
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



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翫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翫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翫之未深矣。答余

秀國

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關。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曰。此重則彼自輕。

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答王近思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

處如其不然。卽墮坑落堑。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答趙昌甫

聞季通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答林正卿



素心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答蔡季通

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也。答吳伯起

所諭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厮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



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卽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竒哉竒哉。願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閒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作者長壯。亦

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答廖子晦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



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立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十六條。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豪之益。

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





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是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問。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饑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饑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爲已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



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爲韓報仇。這人是有所爲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爲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爲別人。不是要人知。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



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以上語類十七條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川。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某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

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呂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某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



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翫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胡子知言疑義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

爲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答何叔京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





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答劉

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

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答劉季章

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覆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答時子雲

朱子全書卷四 學 環義利君子之辯

三



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與延平李先生書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

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

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

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答呂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

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

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

中。所以敗也。與田侍郎

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



出處

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與楊子直。以上文集九條。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以下論出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

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論。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

俟到手然後爲。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爲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旣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乎。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以上語類七條



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充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

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



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無二事。不可作兩般看。答陳同甫

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

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

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答廖子晦

某之意。以為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

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為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答詹

善元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非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

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銜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

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

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

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

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答方若水

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

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

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

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



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采也。答趙致道以上文集六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



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旣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

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閒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以下論教人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

叔器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尙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他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尙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



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某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工夫做去。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閒到那田地。又挨上



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



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

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以上語類十六條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

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



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某所企而深望也。同安縣論學者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



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脩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

求也。幸願留意。毋忽。論諸生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為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脩講問之



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論諸職事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

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



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補試榜諭

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為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為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與田侍郎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悖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





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闕。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漳州龍巖縣學記知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

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尙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答歐陽希遜

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畧知脩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答孫季和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答滕德粹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脩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

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

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答曹立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

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

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

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



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

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



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  
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

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白鹿洞書院揭示

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  
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

使之強求知也。答范伯崇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  
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眾理。近思密察。因以成  
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

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  
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  
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  
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  
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  
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  
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  
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





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答林謙之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

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旣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翫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答林謙之

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



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某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某亦何苦而饒饒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作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某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

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餐長啜。貪多務速。卽不濟

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無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答呂子約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



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翫索工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答高應朝

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

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答孫仁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汎然之問畧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畧處



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某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畧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况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答張敬夫

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爲不屑之教誨。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爲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已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中人以下。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答張敬夫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答劉公度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

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



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  
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  
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趨卑凡。不能克己  
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  
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  
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  
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  
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

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  
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  
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  
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  
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卽是自  
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  
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  
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  
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



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與長子受之。以上文集二十四條。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

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

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以下論人倫師友。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

自然有親，有親，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者曰：人熱自

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

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

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

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

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

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

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



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可以爲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



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旣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夫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



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以上語類十三條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躡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工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願深察此意。而講於所

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

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答郭希呂

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



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  
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  
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  
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豪髮以為丘山。譖  
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  
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為利  
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  
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  
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

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  
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  
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  
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  
擬上

封事

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  
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  
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  
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



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與陳師中書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辨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

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曰。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讀余隱之尊孟辯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熊答



夢兆

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也

答陳安卿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逢



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

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



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跋黃

仲本朋友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

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論語課會說。以上文集九條。



